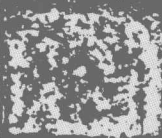


谢茂秦故里碑

謝茂秦布衣也以營勳公卿與王李諸公互相唱和後世稱其詩子孫世傳之先世化不可辨才力
於茂秦詩其才甚其過乾隆五十七年子自東平歸居在郡下車後即訪其後人非特子孫而重
居亦不可辨其年而之憂而甚中源之憂而小者三飯也其後工庀材修其祠居工人執
土得鈔碑一上有謝茂秦故里五字而到其地始知子孫之憂其地夫老也而國故亦
謝茂秦故里

本者之責也爰登石版編五字於上時
得三因呈列繁城直事劉堪安高邦超大純字子量守諸人姓以於左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季丁亥月

知臨清州事兗平張光熙分規



谢榛故里，在临清砖城广积门外广积桥西火神庙附近。清康熙时临清知州迟维培树碑表之，原碑已湮毁。此为嘉庆八年癸亥临清知州张光熙重立者。

四溟山人全集卷之一

東郡 謝榛

東郡 蘇潢

赤城 陳養才

東郡 新安 張季彦 程兆相

全閱 詳校

全校

五言古體二十三首

少林感舊篇因示鎮性禪子兼憶宗書上人
蒼蒼列峯巒鬱鬱挺松柏少林當形勝登攀幾詞客
中有惠遠流舊識非凡格謂我猶踈曠一訝頭全白
澹交偶爾忘相對復疇昔人生若沙鳥飛去不言迹

《四溟山人全集》，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重修赵府冰玉堂初刻本，万历三十六年戊申梓行。本书校勘之底本。

謝茂秦集卷上



東郡謝榛茂秦著

正月六日集李時明館得知字

明日又人日陰晴那可期清樽聊自醉白髮幾相知
門巷雪仍在幽州春較遲漸看楊柳色鬱鬱亂鄉思
過王府尹汝立偶贈

曠達王京兆辭官歲幾徂教兒理文具對客話方壺
鑷白壯心在還丹靈氣孤不知山館下曾復著潛夫
寒食

淹留歲月過舊業夢西河寒食松楸遠春衣雨雪多

《謝茂秦集》，王世貞編選，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秋與《俞仲蔚集》合刻本。今存謝榛著作最早的一本。

適晉稿卷五

東郡謝榛茂秦甫著

北海馮惟訥汝言甫

河汾孔天胤汝錫甫同批點

乙丑歲春夏

李廷實兵憲署中餞別

守鄴相逢見素心
西來邊郭感何深
胡鷹遠獵生愁思
代馬閒騎聽捷音
幾醉壺觴春浩漭
一談戰伐氣蕭森
知君別後經綸著
白髮青山空

《適晉稿》，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孔天胤、馮惟訥批點受梓。
補佚重修本《四溟山人全集》之詩最多者。

四溟山人全集附錄

白子淵苗仲材二生見過

飄然來二士瓜葛自親情玉斲知偏潤冰裁見獨清
文章晉人物鐘鼎漢功名得意聯鑣去青雲是帝
京

秋懷東王龍池大參

吳中勞遠念曾報隔江書幾夢離官署相逢感客居
蛩聲向夜聒桐葉入秋疎興劇河山迥身淹令節虛
閒看窮勝迹老豈曳長裾風俗因君厚心期合自舒
鴉棲歸思裏月轉放歌餘同調今王謝并州即故廬

四溟山人全集附錄

白子淵苗仲材二生見過

一

《四溟山人全集附录》，清光绪十五年己丑高鸿裁据所见谢榛手稿抄补重修本《四溟山人全集》所缺诗十二首。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重修本。

詩家直說自序

詩本無說古人獨妙立心所蘊深矣漢魏有詩而無法託之比興不淺魏晉諸家同一源流各見體裁鏗然聲律之漸至鮑謝輩對偶已工綺麗相炫駘々乎唐初調矣暨李杜二老並出以骨為主以氣為輔其機渾洒而不露晚唐以來談詩者紛紛互以雄辯相高使人愈趨愈遠不得捷要故尔予粹詩說若干篇覽諸集基起樓勢

詩家直說自序

必高天所思不無益也夫天地如龍萬形羅于內身與之浮神与物游飄然四極無不可生也何勞死也何寂聖哲安在哉吾以一技束心終不失為善人也欽

萬曆甲戌仲穉念四日寓沔陽七十九歲山人謝

榛茂秦甫識于天寧園

自序終

《詩家直說自序》，明万历二年甲戌謝榛撰。见万历四十年壬子盛以进编刊《四溟集》卷首所附《詩家直說》。今存此前著述均未載。

詩家直說

臨清四溟子謝榛茂秦甫著

洪都旣白子拱樞茂材校正

周人直寫性情靡不高古雖其逸詩尚存漢人
尚不可及今學三百篇者務去聲律以爲高古
殊不知文隨世變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於
古而非古也

唐山夫人房中樂本七章格韻高嚴規摹簡古
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蘓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

《詩家直說》，明隆慶麗澤館刊本。今存《詩家直說》最早的版本。補佚重修本《四溟山人全集》之《詩家直說》最多者。

四溟詩話

明謝榛著

後學繡水胡曾校



三百篇直寫性情靡不高古雖其逸詩漢人尚不可及今學之者務去聲律以為高古殊不知文隨世變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蘭古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蘓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無復為漢初樂章以繼風雅惜哉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

《四溟詩話》，清乾隆十九年甲戌胡曾耘雅堂刻本。胡曾將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謝山人榛》改為《錢牧齋序》。

謝榛書牋二篇，今僅存。見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刊刻王元勛《含章》、程化祿《漢乘》輯《明人尺牋選》卷一。

與友

謝榛

未得垂月蕩梳訪足下武陵溪上恐桃花流水相與發之足下不棄其鄙過我洲前烹鮮酌醕停危待月酒酣耳熱箕踞放歌至於白雪彈棋清燈對榻款談深語此情千古矣

報鄭生

卧疇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艇長波散髮弄月吹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僕得與故人共之

紀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必鉤其玄旨
多務得細大不捐
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
窮年之生之業可謂
勤矣

錄韓文公進學解
以贈

慶立兄

季羨林



壬午夏

季羨林先生為《謝榛全集校箋》題詞

慶之先生。往歲有幸得讀詩
家自說箋注。今復承賜新著
茂索學究。如先生於斯民
及有明一代文學治之精且專
也。近之惑於焦里堂下逮王胡
一往之見。於明清於古文。於
往。安肆詆譏。或東之高
固。實則甘中流毒在斯。
亦必有所成。未容橫加揆殺。
先生默能於世。鄙視前
君七子之時。深笑茂秦之生
平及業績。庶為轉移凡氣
之嘆矣。蜀友王士才先生治攬
西樵亦極勤富。真先生東
也。謝汝注未知何年出版。尚
乞告知。俾便購讀。當請彙刊
梓。博笑。方以復謝。叩。便
普安。

平程千帆大

程千帆先生致作者书信之一

序

袁世硕

近日，庆立携带他编著的《谢榛全集校笺》清稿来访，邀我为之写序，我感动不已，毫不迟疑地应允了。

庆立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毕业生，我与他也算是有师生之谊。他长期在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与我又是同行。八九十年代，我先后收到了他寄赠的《诗家直说笺注》、《谢榛诗集校注》、《谢榛研究》三部著作。大概是出于乡土情结，我偏重于研究山东古代作家作品，也常建议本省的同行去研究山东古代作家作品。庆立潜心研究明代临清的谢榛，整理其诗作、诗论，十分执著，十分勤奋，短短几年里便有多部成果出版，又可谓志同道合，着实令我十分高兴。这期间，听说他患了令人闻之心惊胆战的癌症，后两部书是在他做过化疗后与病魔抗争中作成的，更使我感动、敬佩不已。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期，在山东教育厅的一次科研评奖会上，聊城大学的王世舜教授讲到庆立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院医下了病危通知。中文学科组的全部评委们都大为动容，赞叹其身患重病犹勤勉治学之精神、毅力之可嘉。

那次犯病虽然得到了极好的治疗,躲过一劫,但身体之损伤也可想而知。在那样的情况下,庆立还是坚毅不拔地继续做他的研究,历经八年之久,终于作成了这部一百数十万字的《谢榛全集校笺》,怎能不令人感动呢!

庆立编著这部大书,是付出了艰巨的劳力和心思的。就搜集资料说,聊城在前几年还属偏僻、不发达的地区,聊城大学建校时间不长,学校图书馆藏书有限。庆立为了搜集谢榛的作品及有关文献,几乎跑遍了国内各大图书馆,检阅了大量的古今图书。现在,到大图书馆看古籍,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善本书是基本不借阅的。庆立曾给我说到,他为了看到一部谢榛的集子,曾经三番五次地去北京一高校图书馆,经过反复央求,方才允准一阅,还规定不准抄录,他是在监视着他的馆方人员因事离开现场的短暂时刻里,奋笔疾书,抄下了其中为别的本子所没有的诗篇和序跋。至于他在家废寝忘餐地伏案整理材料,汇集许多种本子进行校勘,决定取舍,对多达二千五百五十首诗作和四百五十则诗话等一一要查阅相关文献,都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十多年前,庆立曾经在《谢榛诗集校注·后记》里说到:“1985年初,就在北京空军总医院进行大剂量的冲击化疗和放疗的同时,我又开始了《谢榛诗集校注》、《谢榛研究》和《谢榛年谱》的编撰。近六年来,我顾不得过多地考虑病情,依然像过去那样地拼搏着,整理和研究谢榛的著作,成为一大精神支柱,也成

了我战胜癌症的一大法宝。”这部《谢榛全集校笺》的完成,又一次重复了那种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可称道的奇迹。

读过庆立的这几部著作,我觉得他在研究中还表现出一种非常可贵的治学态度。他立意研究谢榛,首先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件一件地整理谢榛的作品,先是谢榛的诗话,再是谢榛诗集,并随之对谢榛的生平事迹、作品版本进行了考察、辨证,对谢榛的诗学思想和诗作进行了评说。这部《谢榛全集校笺》,虽然仍属于整理古籍的性质,像是又回到他研究的初始阶段,但却是一次上升式的回旋。这不只说这部书收入了谢榛的作品更多,可以说囊括了诗人遗留下来的迄今可以找到的全部文字,即或以后有所新发现,恐怕也寥寥无几了,称之为“全集”,庶几无愧;而且还包含了这样的意思:由于庆立前此已经对谢榛的生平事迹、诗话和诗集的主要版本,及其诗学和诗作做过一番研究,所以,校勘、笺注便更加充实、确切了。庆立自谓这部新著是他从事谢榛研究的一个总结,我想话中就包含了这两层意思:搜罗齐全,校勘、笺注中都蕴含了他已往研究的成果。庆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谢榛,到现在作成这部《谢榛全集校笺》,足足二十个年头了。这二十年间,他专心研究谢榛,别无他顾,而且踏踏实实实地研究,竭尽全力搜求文献资料,譬如,谢榛诗集的版本(包括选本)就多达四五十种;又非常认真细

心地进行疏理、考辨,没有任何的浮夸和虚假,称得上非常严谨。这种治学态度,尤其是对整理古籍而言,是至为难能可贵的。

多年前,文史学界泰斗程千帆教授看到《诗家直说笺注》、《谢榛研究》之后,曾致书庆立,信中说:“先生于谢氏及有明一代文学,治之精且专也。近人惑于焦里堂下逮王、胡一往之见,于明清诗古文辞往往妄肆诋谇,或束之高阁,实则其中流变甚繁,亦各有所成,未容横加抹杀。先生独能于举世鄙视前后七子之时,深究茂秦之生平及业绩,庶为转移风气之嚆矢。”时间已过去许多年了,鄙视前后七子之风气已经扭转,遗憾的是程千帆教授已于前年仙逝,未能看到庆立的这部《谢榛全集校笺》。我想如果程先生尚健在,看到此书后也会给予新的奖誉性的评语。我自愧学识疏陋,不敢妄拟,只能就上述所知所见约略言之:庆立这部新著集其二十年的研究所得,收罗齐备,校笺甚精当,堪称是谢榛集的最完善的本子,甚有裨于对谢榛其人、其诗歌、其诗说,乃至明代诗歌、诗学流变的深入研究。

祝庆立身体更加健康,在学术上有新开拓、新成果。

2001年11月

《谢榛全集校笺》序

赵伯陶

己巳季秋，有不速之客过余，视之，谦谦君子人。寒暄互道名姓，始知来者乃有声齐鲁间、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李先生庆立也。盖丁卯余尝有《四溟诗话考补》一文刊出，而是年李庆立等四十余万言之《诗家直说笺注》亦问世，因所同好，故结“疑义与析”之缘。以年齿论，庆立先生长余五岁，兄之可也；以闻道先后论，庆立先生丁未即大学毕业，适早余十五载，师之则可。亦师亦友，如切如磋，“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古人固先言之矣。此后十余年，余与庆立先生虽无缘再晤，而鱼雁往还，著述互荐，未尝有间，益知庆立先生于治学真素心人也。《谢榛诗集校注》七十余万言，庚午刊于北京；《谢榛研究》二十五万言，癸酉镌于齐鲁；尚有十八万言之《谢榛年谱》，迄未付梓。甲戌，江南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驰书致贺其《谢榛研究》出版有云：“先生独能于举世鄙视前后七子之时，深究茂秦之生平及业绩，庶为转移风气之嚆矢。蜀友王文才先生治杨升庵亦极勤审，与先生东西辉映，不可谓非学林之佳话也。”长者之言，信非虚誉。

庆立先生治谢榛有年，半生心力，尽瘁于是，一剑精砺，故多有创获。撰《诗家直说笺注》际，二竖为虐，几于不起；先生奋力葺事，争分夺秒，沉酣于乡先贤典籍之中，竟忘身染重病，癌魔隐退，孰其佑之？诚异事也。四溟山人九原可作，当亦欣然。今次《谢榛全集校笺》之撰，擘画有年，焚膏继晷，孜孜矻矻，多方裒集，厚积薄发。补赵府冰玉堂本之未足，有功学林；校总集、别集之异同，沾溉后学。信书囊无底，或有所漏；而以目前论之，“全集”之称，真不为过也。是集注释则顾此及彼，相互发明，或有待考校者，则明示阙如，不加掩饰。此全集之注释之所以难于选本，并见功力处也。是集笺评则辑集古人书海中有关评论，吉光片羽，于读者亦多裨益。

学问之道，孔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求其放心”。前者言方法，后者谓心术，皆不可偏废，故古人常以道德文章论人。庆立先生专治一家，方法不必论，其心术亦当入淡泊者之列，非汲汲者比。以与余有十数年文字之交，属序于余，敢不应命！清人袁子才论学尝谓：“专则精，精则传。”庆立先生为学专且精，是以知是书之必传也。

是为序。

辛巳冬月赵伯陶序于京华一统楼

《谢榛全集校笺》序

万庆阳 李吉增

李庆立教授集十余年之力完成的《谢榛全集校笺》，是我国古籍整理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我们临清市的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文化建设。

临清这颗镶嵌于京杭大运河和京九铁路干线上的璀璨明珠，系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可远溯至唐尧时代，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前195）即置县，后赵建平元年（319）始取名为临清。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通汇通河与御河，明代初年又进一步疏凿，临清则跻身于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南北之舟楫，晓夜云蒸；百货涌溢，列肆错互；挥汗联袂，毂击肩摩，至止其地者，孰不指为巍然重镇、齐鲁之交一大都会乎”（康熙本《临清州志》胡鼎文《序》）。当年，内阁大学士李东阳过临清鳌头矶，曾有诗两首，极言其盛：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